

100 小說營課後迴響

斜江明

收到《你是我最甜蜜的負擔》這個作業題的時候，感覺無從下手，憑空構建一個故事就像建一個空中樓閣，好像是從哪裡開頭都可以，但實際上卻是從哪裡開頭都沒有著落。最後只好把以前為女兒寫的一個感覺主題接近的寓言故事填夠字數算成交作業。

《小說創作營》這堂課對我來講，第一個幫助就是學到了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可以有條不紊地搭建起一個故事來。如何體驗、觀察以至“消費”身邊的人物，將他們通過巧妙的“變性”、增齡減齡，變成小說中的人；如何塑造小說中的人物，開列人物的清單；如何圍繞人物展開想像，確定敘述次序與策略，等等等等。過去感覺寫小說沒有章法，漫無邊際，而現在就像是在霧中行走時從莫非老師那遞過來的一根繩，我可以沿著這根繩索走到終點。

第二點，我最大的收穫是莫非老師關於“故事神學”的介紹。“塞尚的一粒蘋果，要比 Hoffman 的耶穌畫像，更具終極真實的臨在感。” Paul Tillich 這句話對我的觸動很大。

不少基督徒創作者在創作故事時，總是有心理負擔，覺得一定要在故事里加進去具體的聖經人物、基督徒、基督教的具體符號。但也許不必有如此的心理壓力，我們追求的故事意義是體現神的意思，但不一定非要加進去宗教元素。其實主耶穌基督講的故事，浪子回頭，不義的法官，園丁的工錢，如果單獨拿出來讓沒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讀者來看，都沒有宗教的符號。但故事裡面傳達的卻是濃得化不開的福音的信息。

更重要的，“故事神學”還打開了我理解神的話語的又一扇窗戶，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用故事來思考”，可以讓我們的生命與神的話語產生更多的呼應。“當神學演變愈來愈抽象、觀念和系統化，便分開了思考和生活、信仰和實踐、話語和話語的意義，使我們若要用心來相信我們唇所承認的，若非不可能，也很艱難。” Sallie McFague 的這句話很大大地啟發了我。Willian J. Bausch 所言的“系統神學訴求我們的理智，故事則訴求人心，甚至全人”；“系統神學是對基督故事發生後的反思，故事則是第一手的表述。”“邏輯是走向真理的一條途徑，然而有限，故事的想像則是另外一條蹊徑，是一條會讓我們投入、驚擾，又感受到挑戰的一條路。”等等這些我都有強烈的共鳴。

我過去有個模糊的感覺，就是我們光靠聽道理是無法真正地行走在救恩的道路上。很多道理我們都懂，可若不在生命中經歷它，讓這些道理真實地進入到我們的血液裡，我們就無法真的懂。故事像是生命的高仿，我們在故事裡嘗試著進入到生命的經驗裡，去體味去感受神的話語的力量。

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想就“故事神學”這個主題再深入學習。

除了從課程上的收穫，通過參加營會，結識了不少屬天路上的同伴。這是難能可貴的得著。越來越多的屬靈同伴介入到我的生命中，我的生命的維度在豐富，在拓

展。雖然個體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可是與眾人生命的連結卻令我感到生命每一天都新過舊日。

說到將來最想寫的故事，我還沒有太想好。最眼前的計畫是一個關於中國“黑窩現象”的故事，這個故事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講述一個少年被劫到黑窩成為奴工以後，如何一步步變成殺人的打手的黑暗故事。另一條線索講述一個丟失孩子的父親如何竭力尋回自己的孩子；人在地獄裡如何掙扎一直是我在思考的主題。我們常說，人在死後會進入地獄，但我的想法是：實際上，沒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地獄。天國與地獄之間沒有灰色地帶。一個人不是在地獄裡面對魔鬼，身處沒有救贖的黑暗；就是天國裡與主同在，享受戰鬥之後的深沉的平安喜樂。